# 僑齋錄

上


漢書門 類
九〇四六 號
一六九 函
一一 架
二 冊

内閣文庫
漢書 類
九〇四六 號
二 冊
二九 函
四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9046
冊數 2(1)
函號 290 4[illegible]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日本政府圖書

僞齊録目

上巻

劉豫傳　虜立僞齊册文
僞齊僭位赦文　僞齊求直言詔
僞齊建元阜昌詔　僞齊遷都汴京詔
僞齊立后册文　僞齊戒守令農桑詔
僞齊牒官册修什一税法
僞齊詔諭士風榜

淺草文庫

下卷
金虜廢劉豫詔
金虜廢偽齊旨揮
金虜廢齊從差除
劉豫進封曹王冊
劉豫謝進封曹王表
偽齊狀元羅誘上南征議
偽齊宰相張孝純上大宋書

偽齊目録畢

改当作政

何疑河

# 偽齊録上

## 劉豫傳

從政郎楊堯弼撰

劉豫字彥游景州阜城人家世為農至豫始應進士舉元符中登第累官郡縣改和二年召除殿中侍御史以時嘗盜同舍生白金盂子紫紋衣及是言者發其夙醜豫因上疏自明上皇赦而不問未幾累章言禮制局事上批云劉豫何北村叟不識礼制送吏部與差遣遂黜兩浙察訪抵儀真翟氏繼丁父憂因家焉建炎二年主

天当作大

上幸維揚樞密使張慤有河朔職方之舊力請于朝欲
與一郡時濟南太守張悅遲留未行俾豫起復代之除
中奉天夫知濟南豫欲換江南一郡而兩府厭其繁不
許謁見乃憾而去到郡惟務酷刑以快私忿除父子谷
隱係犯者皆相坐罪建炎三年金虜侵山東豫遣子承
務郎刑曹掾步兵出戰為金虜圍之數匝又令郡倅張
東援之金虜解去啗豫以利俾令投拜豫與東議出城
百姓攔踣願守不降豫因墜城詣軍前通款是年夏以
豫節制京東兵馬徙東平豫遣東使京留守上官晤令
殺晤焚香斬使頃之又以賂啗晤左右喬思恭宋厚俾
說晤及從之時金虜天會七年建炎四年濟南有模得
鱣者豫妄謂神物之應乃祀之夏五月附豫姦黨言北
京順豫門下生禾五穗同本以為豫受命之符于是齊
魯之間僉附會為推戴而豫亦使子麟齎重寶陰賂金
虜酋長撻辣左右求借立而撻辣遂注意于豫之說辞
乞立張孝純金虜又遣使就豫治所問軍民百姓所欲

立者衆未及對獨豫卿人進士張浹越次應之曰願立豫遂决是月戊申金虜遣西京留守高慶裔西京乃雲中府禮部侍郎知制誥韓昉備礼以璽綬立豫冊之曰冊命爾為皇帝國號大齊都于大名世修子礼永貢虔誠付爾封疆並同楚舊豫遂僭立于北京以前宗正丞孝陽權左丞濟南通判張東權右丞兼吏部侍郎以其子麟為太中大夫提領諸路兵馬知濟南府延康殿学士宣奉大夫前太原日張孝純依前宣奉大夫封闕国公守尚

書左丞相以弟益為北京留守都水使者王夔汴京留守升東平府為東京以西京為汴京以南京為歸德府豫為生景州守濟南節制東平僭位大名遂起四郡強壯為雲從子弟應募者數千人又以境內三代有官或本身有官人為三衛官曰翼衛曰勳衛曰親衛二年升一等及六年即以試弓馬合格人出官是年金虜南寇回以李鄴李俅李儔鄭億年臣豫儔除監察御史億年工部侍郎冬十月甲午遣孝純等奉冊寶冊母翟氏皇

夏

大后妥錢氏為皇后民間房檐以十分為率五厘納官
十一月詔曰王者受命必建元以正始近古以來仍紀
嘉號以與天下更新乃者即位之初有司請遵舊制朕
以大國之故遜避未遑而使命遠臨促立別號以昭受
命之元用新我齊民之耳目嘉興諸夏共承天休其以
十一月二十三日以後為阜昌元年布告天下咸使聞
知李鄴留守東平鄭億年礼部侍郎陳州守馮長寧投
我附豫請立十一稅法除戶部侍郎李儔知單州李俅

推

頷

陽穀令是年依倣金虜法鄉各為寨推土豪為寨長五
家為保選丁籍出為戰軍每月兩點集呈器甲試弓馬
合格者與補効用正軍不稱者聽州縣市民亦各籍為
五軍單丁夜巡選丁上教每調發一人即同保四人備
錢粮器甲衣服等費就本州送納却類聚官差人發赴
駐劄處支散無一毫之費凡二年一替惟効用正軍使
臣官破請受各有差時有百姓失其姓名醉酒嫚罵豫
云劉豫是何人要做官家大宋何負于你豫斬之滄州

進士邢希載上言大利害乞見隊既白到即言莫若遣使密通江南不然結好夏国隊榜于市云上国聞知兵生靈為害不細斬首禁令二年麟封梁国公尚書左丞相張昂權左丞蕭門下侍郎冬十月遣弟益守汴京從李儔知襲慶府十二月東京官属并文老史平僧録德真道録王從簡捧衣請還都僧道賜齊史平補上州文学張東左丞范恭權右丞三年夏四月還都于忭是日暴風捲旆屋瓦震動都人大恐曲赦汴人杖罪以下兵

忭 汴 牲





民約曰今後更不肆赦不用定官不度僧道文武雜用不限資格惟其人因奉祖考于舊廟尊其祖曰徽祖毅文皇帝父曰衍祖睿仁皇帝親巡郊社從弟益為京兆留守留守劉麟以所籍鄉軍簽本府十三日軍以參謀統制機宜幹當（幹避諱本非幹）議事差委統領訓習差使指使上中下優四等使臣守闕上中下四等效士效用網羅人材置諸左右麟嘗語參謀馮長寧等曰趙氏宣政間童蔡柄兵東幕從事皆闒冗取具之人一日金兵入界

去疑云

名而問之失色已無主矣豈有補于萬分之一哉前車
之覆可為龜鑑今木倉官屬皆朝廷選差諸公亦宜自
重夙夜思慮苟有便于國家無惜見教偽太常博士無
直史館稅簡進遷都賦其畧云炎祚婦主聞王用閹竪
錮忠良又進國馬賦其吠莞之言大畧去蠢爾蠻荊拂
虜弗降固將突騎長驅不資一葦之航撇烈飛渡如歷
九軌而履康莊豈惟觀兵長淮飲馬大江而止哉蓋將
窮丹穴越嶺徼車書混祝融之區聲教賫奇服之息東

棄落棄
王落者

來落末
北疑兆

賣

南一尉罔不率俾四海聞盛德而皆徠臣萬物被潤澤
而大豐美歸馬放牛戢弋橐矢天子垂衣裳度民安田
里豫批云丈賦王非治天下者所宜尚然以自前朝之
季上恬下禧迨于國家創業力為殘弊生靈除禍乱屬
康泰以馬為急務而猶恐官吏軍民多狃于舊俗來知
盡心于牧圉芻秣之道北賦極陳馬之為用使讀之者
皆知此為至重而不可忽實有補于馬政稅簡可減二
年磨勘聊示無言不酬西京奉先指揮兵士李英賣王

權

汪監與三路都統豫疑非民間物勒鞫之知得于山陵
中遂以劉從善為河南淘沙官發掘山林求金屬賊盗
發不盡棺中水銀等物以谷俊為汴京淘沙官及發民間
埋窖及無主墳墓中物六月大雨豫以為德政所感布
偽詔使子麟代謝于相國寺太乙上清宮張孝純致仕
張昂權右丞相兼門下侍郎鄭億年知開封府成忠郎
許清臣主管殿前司公事改成忠郎為宣節郎忠訓郎
為昭毅郎忠翊郎為昭景郎避祖劉忠諱也秋九月長

監

星見偽太后死諡曰慈憲宋孚上書言利害豫以其說
上官晧之故特錄用之冬十月以李鄴權右丞范恭守
左丞李侠言什一稅法利害可採還監察御史四年春
二月葬偽太后于東平儀仗一如朝廷礼制但所標揭
皆田家村姬之衣都人例多竊笑是月賜狀元羅誘以
下八十四人及第夏五月戶部侍郎馮長寧監察御史
許伯通刪修什一稅法條式三十二件隨法申明二十
二件諸律刑統疏議阜昌勅令格式與什一稅法兼行

訟　責

文意相妨者從稅法其進劄大畧云宋之季世稅法爲
民大蠹權要豪右之家交通州縣欺侮愚弱特其高貲
擇利兼并售必膏腴減落稅畝至有入其田宅而不承
其稅者貧民下戶急于貿易俛首聽之間有陳詞官吏
附勢不能推割至有田產已盡而稅籍猶在者監錮拘
囚至于賣妻鬻子死徙而後已官司攤逃戶之賦則牽
連邑里歲使代輸無有窮已折變之法小估大折名曰
寔直巧詐欺民十倍掊取居其所有而責其所無至于

剝　宮

檢災之蠲放分數方田之高下土色不公不實率皆大
姓享其利而小民被其害暴君汚吏貪虐相資誅求百
出朝行寬卹之詔夕下割剝之令元元窮蹙群起爲盜
云云秋九月學士院馬定國進君臣名分論其言指斥
鑾輿尤甚文多不載豫批馬定國轉一官冬十月李鄴
除右丞金虜寇蜀大敗于王師五年夏四月以許清臣
爲殿前太尉折毀景靈東西宮得真宗皇帝玉石像碎
爲二十八段秋九月下僞詔誣汚鑾輿不忍具載其次

戍当作伐

云朕膺受天命既作民主遂竭其憂勤撫治中原數年
而來治頗有緒永惟吳越巴蜀江湖鎮海皆定議一統
之地含齒戴髮莫非臣民閔其陷于僭逆之邦豈不欲
速使混同重念大亂之餘生民困極深加惻隱不忍用
兵且冀　久自悔悟稍能革其不道故為之請
于大金欲割江表之地而封之使永保趙氏之祀大金
以元議絶滅但欲終其攻戍力請適堅方獲聽許朕所
以施德于江南者傾不厚哉蓋朕本以救生靈為心勉

列当作裂

息当忍

卽大位彼倘能善保一隅不肆殘暴雖分列土地樹之
國使海内偃兵息民朕之志也豈圖怙惡不悛蔑棄大
德乃敢偽道使聘密圖吞噬先乘不備之隙攻叔汝潁
後嘯烏合之衆侵掠襄鄧至妄肆蜂蠆之毒有収燕雲
之謀若尚加含恩則南北億兆生靈無休息安泰之期
是用特遣皇太子諸路兵馬大總管尚書左丞相梁國
公麟領東南道行臺合大金元帥大軍直擣僭壘俘其
罷人布宣德音弔彼黎庶務使六合混一永無兵草之

繼

虜生民共遂有生之楽播告天下明體至懐故茲詔示
想宜知悉六年正月朔日皆食之屢敗于王師維閒車
駕親征四太子詭示渡江之形金軍宵遁麟以騎兵環
繞一夜馳二百四十里入宿州始以安西北大恐尋多
散文牓託以虜主死為辭名曰班師曉示文多不載春
二月改什一法行五等稅法秋七月毀明堂得金龍之
金四百兩大銅錢三百萬是日天地晦冥八月麟出猊
陳留有義黨百餘人欲擒麟南帰其徒首之悉斬于汴

東 独東

衆

京以弟劉復知濟南劉覩知淮寧軍冬十一月民鬻子
者官以貫陌收稅有告李儔罵丞相張昂口可溺降五
官兵毓州盧民市添監十二月張東卒七年春賜狀元
邵世矩以下六十九人及第改明堂基為講武殿門
安上門為安泉門朱雀門為明昌門景龍門
為昭遠門秋九月以殿前大尉閻封尹許清臣權大總
管以子麟領東南道行臺尚書令馮長寧行臺戸部侍
郎行軍参謀李鄴行臺右丞講議軍事僉鄉軍三十萬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號七十萬兩路南寇東路由棠荊山出渦口化定遠奔
宣化以姪劉猊統之李成孔彥舟關師古輩皆在麾下
偽詔牓示指作誣汚尤甚于五年淮泗之役軍之始行
臨汝軍知軍宋耆部夫到京麟以後期斬之繼斬使臣
趙倚麟因語人曰已失趙宋矣尋大敗于濠壽之間失
運車七千兩船七百隻迨帰亡殺散走者大半喪器
甲交鈔軍須犒設之物不可勝計于是廢猊為庶人免
劉復官徙劉觀為東路留守以妻弟翟綸為南路留守

八年夏四月改保康門為清遠門是月有群梟鳴于後
苑又有烏數千鳴于内庭作休也之聲豫立賞掩捕獲
一梟者賞五千五月以前進士在東平日應虜使乞立
淮疑准
豫張浹為皇子府淮備差使是日無雲而雷起龍于宣
德門尤掖臧宣德字豫遽命修之秋八月遣偽宣教郎
戸部員外郎韓元英建功郎監在南京南草塲游河乞
兵金虜欲并力南寇皆以王師進臨長淮為辞既望傾
昌府報喜旗到京稱江南舊劉相公下副都統制酈瓊

等金軍人馬并淮西百姓十餘萬衆歸附以戶部侍郎
僞皇子府參謀并本府選鋒統制李師雄充接納官九
月十三日到京以鄭瓊爲靖難節度使知拱州劉光時
爲北京大名府副總管趙世臣南京副總管王世中僞
皇子府前軍統制靳賽充軍統制餘或諸州軍馬鈐轄
或遷授淮備差使緝捕盜賊遣馮長寧再乞兵金虜冬
十一月壬寅平康鎮濠寨官貴伯祥見星殞不覺失聲
驚曰齊帝星殞禍在百日之內同坐者慮他人告首連
累因捽曳赴劉麟々問可禳否答曰惟在德麟奏豫以
爲狂士斬于汴閶門奏僧道見謝辭合致拜豫可其請
十一月庚子以私憾捧死東京富民益思齊于東市丙
午金虜廢豫爲蜀王虜主詔曰勑行臺尚書省朕丕席
洪休光宅諸夏將俾內外悉登成平故自濁河之南割
爲隣壤之界灼見先帝舉合大公罪則遄征固不貪其
土地從而変置庶共撫其生靈建爾一邦逮今八稔尚
勤吾戍安用國爲寧負而君無滋民患已降帝號列舊

王封罪有所帰餘皆用治将大革于弊政用一陶于新
風勿謂奪蹊田之牛其罰則甚不能為托子之友非棄
而何凡爾臣民當體至意所有其餘便宜事件已委所
司盡一下元帥府去訖外處分不盡之事亦許便計議
從長施行仍布告遠處咸使聞知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遂稱逐

天會十五年十一月初豫欲南寇知金虜戒川淮之敗
不肯輕動遂詭辞稱探到王師将欲渡淮遣韓元英游
河之兵時撻辣四太子示以難色及酈瓊叛我又合焉

淆

長寧以酈瓊等告王師将欲進取事亦聞于虜首于是
金虜君不得已而從之俾以齊兵權聽金虜元帥節制
悉令調發赴陳蔡宿亳汝潁之間約麟單騎河頭議事
寅夜進發至是麟以二百鐵騎抵浚滿之間未見撻辣
圍之數重而擒之馳赴汴都由梁門至東華門入以騎
二百守宣德左右掖門四太子五郎君三路都統入大
内遂逼豫出見撻辣既至宣德門四太子揮鞭以馬騎
圍逼至東闕亭命一人以羸馬馱之而去囚于金明池

命百官有司皆仍舊以偽齊尚書省為金虜行臺尚書
省散出文榜買賣不許閉開仍以小篆揚言因民所欲
皇感衆聽稱齊王虐民命奉之放五厘免行錢散鄉軍
敲殺貌事人文付百姓快活你舊主人以帝官家在此
民心于是稍安而北軍亦不敢擾民豫之廢也有馬四
萬二千汴京有錢九千八百七十餘萬緡有絹二百七
十萬有金一百二十萬有銀六千萬兩有糧九十萬石
方州不在此數豫官嬪一百七十人妊身者九人其子

使淫亂

麟一百二十人父子皆外示節儉而內為淫佚以獻女
獻妻得官進婦進妹得差遣如高立之宋揖紛〻者皆
是中間尤甚者如康公瑾以女奉麟以子妻伴之麟并
以二人進于豫遂以公瑾監礼料庫偽皇子府差使穀
武郎侯湜出為長葛令有入己贓萬餘緡事發知不免
以女進豫豫以為侯功不如使過陞湜為金牌天使陝
西五路傳宣撫問其污濊有至于此在偽位八年凡含
齒戴髮上至耆老下至齠齔微至倡優無日不納官錢

行偶語之桀喜捂魁之士酷虐鄙猥不可一二劉觀劉
復劉益皆豫之弟劉猊乃劉觀之子恣喜聚斂祿、無
他技能獨劉益積而能散頗得士卒之歡心待下亦有
礼法故廢豫日虜人亦忌之俾經畧郎君以計掩捕餘
待之若無物觀至今恣其任便居住偽后錢氏宣和間
為御侍淵聖時出宮嫁使臣張保義妻之張為賊虜錢
從賊夫為賊人所殺賣自其豫為針線婢故舊知宮庭
中事豫皆取法錢氏先是邢希戴毛澄之徒皆以忠言
諫豫俾陰通朝廷共雪国耻豫斬之至是廢遷相州留
錢五百萬命道士醮薦之十二月甲戌自相州徙上京
改封曹王年六十有五

虜立偽齊冊文

維天會八年歲次七月辛丑朔二十七日丁卯皇帝若
曰朕聞公于御物不以天地為己私職在牧民乃知王
者為通器威罰既已殄罪位號宜乎授能迺者有遼運
屬頹危数窮否塞獲罪上帝流毒下民太祖武元皇帝

仗

郎疑郎

仗黄鉞而拯黔黎擧白旄而誓師旅妖氛既掃區宇式
寧爰有宋人來從海道願輸歳幣祈復漢疆太祖方務
善隣郎從來議豈期天方肇乱自啓釁階陰結叛臣賊
虜寧輔鳩集奸慝擾乱邊陲肆朕纘承仰循先志姑存
大體式爾涵容乃復蔽匿逋逃夸大疆域肆其貪狠自
起紛爭擾吾外屬之藩隣取其受賜之疆土因彼告援
遂與鮮和終莫聽從巧為辞拒爰命將帥敎諭盟言許
以自新終然不改偏師傳汴首罪奔淮嗣子哀鳴請款

歃好地畫三鎮誓卜萬年凡有質要悉同父約既而官
軍未退夜集衆以犯營誓墨纔乾突傳檄而堅壁私結
人使陰起事端以故再遣師徒詰茲敗類又起畫河之
議復成欵戰之謀既昧明神遐昭玄鑒京城摧破鼎祚
淪亡無并爾疆以示不貪之德北還其主用彰伐罪之
心建楚新封守宋舊服庶能為国當共息民不料腐儒
難承重任妄為退讓反陷誅鋤加者宋国罪餘趙氏遺
緊家乏孝友国無忠勤銜命出和已佯潜身之計提兵

像疑俘

入衛又為護已之資忍視父兄甘為僞虜事雖難濟人
豈無情方在殷憂樂稱僭號心之幸禍于此可知迺遣
重兵連年討捕如聞竄越在島夷重念斯民亂于無主
久罹塗炭未獲昭蘇不委仁賢孰能保庇咨爾中奉大
夫京東西淮南等路安撫使兼諸路馬步軍都總管知
東平府節制大名開德等府濮濬濱棣海滄等劉豫夙
擅直言之譽素懷濟世之才居于亂邦生不遇世百里
雖智亦奚補于虞亡三仁至高或顛從于周任當奸賊

奮

衰 哀

擾攘之際愚詭去就之間舉郡來王會然獨斷逮乎歷
試殿勲克成委之安撫德化行任之尹牧獄訟理付之
總戎盜賊息專之節制郡國清况有定哀救亂之謀必
持撥変扶危之策使民無事則囊弓力穡有役則釋耒
荷戈罷無名之征廢不急之務徵隱逸舉孝廉振紀綱
修制度省刑罰而去煩酷發倉廩而息盤螟神人以和
上下協應比下明詔詢考兵情列郡同辭一心仰戴宜
即始歸之地以明建業之元是用遣使留守西京持進

檢校大尉尚書右僕射大同尹兼山西兵馬都部署上柱國廣陵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食實封二百戶高慶裔副使金紫光祿大夫尚書禮部侍郎知制誥護軍南陽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一百戶韓昉備礼以璽綬寶冊命爾為皇帝國號大齊都于大名府世修子礼永貢虔誠付爾封疆並從楚舊更須安集自相攸居爾其上體天心下從人欲忠藩王室信以保邦惟天難諶惟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爾其勉哉勿忽朕命

牡当作壯

## 僞齊僭位赦文

門下自前朝失御率土無依內離民心致蠭起夷兵之盜外開邊隙來鷹揚問罪之師山川靡寧干戈互動耕桑廢業墟畝彌望而荊榛老幼逃生盧舍多為之灰燼原野厭乎流血溝壑填于殘骸兵火連年不休亂離自古所少言之流涕念及痛心嗟赤子之無辜冀皇天之悔禍宣命延班于上国節制特設于東州顧朕何人誤承此任自念風猷寡陋家世側微昔也牡年久林泉而

是樂今爲晩節豈軒冕之爲心屢乞退閑竟無允命提綱五路空殫夙夜之勞歷試朞年茂著錙銖之效雖近地稍形于康乂而遠民未免于飢荒方畱自効而歸凡四章無所不至使命愈加于敦迫軍民不容乎遁逃至于部屬之州列奏樂推之牘此豈人事致爾寔有天數存焉知便安雖遂于己私則吉凶宜同于民患當天造之草昧念王業之艱難恭受冊儀尚循墻而欲避勉膺位號若負刺之不皇雖非堯舜之明揚幸無成湯之慙德已于天會八年九月九日即皇帝位國號大齊布告中外尚念 世交喪国俗盖訛貪頑未変于餘風詿誤多羅于憲綱力朝化洽深軫哀矜宜布湛德與之更始可大赦天下云云於戲臨深履薄可以當化訛之隆拯溺救焚何以慰來蘇之望尚頼公卿助力士庶協心共賛耿沖以臻康泰

偽齊求直言詔

九月二十三日三省同奉 聖旨辟避無術竟當任重

蒙遠近官吏士庶耆老湊集稱慶頌無以能副衆勤誠
惟極悅惕念時當草昧事極艱難臨政之初若涉大水
其無津涯更兾官吏軍民耆老凡有所見直陳無隱庶
補昧陋共圖永濟

偽齊建元阜昌詔

十一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王者受命必建元以正始
近古以來仍紀嘉號以與天下更新乃若即位之初有
司請遵舊制朕以大国之好遜避未遑而使命遠臨促

謚

立別號以昭受命之元用新我齊民之耳目嘉與諸侯
共底天休其以十一月二十三日建元為阜昌元年布
告天下咸使聞知

偽齊遷都汴京詔

十一月十八日奉詔書汴京寔四方之上游名臣奧壤
為天下最今所宜都無以易此而朕念遷都重事未當
輕議既而寇盜衰息強梗懷歸閔輔混同人慚寧謐宅
中而據會要因舊以建新邦乃其時矣朕志已定朝論

金協將戒嚴而頓動宜先事以示朔誕布詔音亶孚群
聽已定明年春末遷都于汴凡爾遐邇知朕意焉

偽齊立錢后冊文

門下朕肇造區夏聿崇王化之基表正宮闈允賴坤儀
之助爰茲懿範協建丕圖敷告明庭誕揚顯冊咨爾錢
氏性鍾婉靜德懋肅恭嬪于節制之初嘉爾室家之美
慶傳乃祖德及于民啓吳粵之王封衢斗牛之瑞氣名
家濟美遠踰高密之門邦媛流芳益顯臨安之裔逮茲
創業繄乃協心增厚人倫思繼關雎之化敬修婦禮欽
承長樂之歡宜正徽民式資內治褘衣褕翟遠稽周室
之儀椒屋蘭闈靡効漢家之侈蓋遵典禮匪徇私恩於
戲惟恭儉可以佐敦朴之民惟憂勤可以副勵精之意
書稱嬀汭匹虞舜以膺圖詩詠洽陽配周商而受命勉
師合德永播徽音可立為皇后仍令所司備禮冊命施
行

偽齊戒守令農桑詔

勑朕撫有海内五年于兹賤末而貴桒欲使元元之民
皆趍南畝豊衣足食水旱有備比之于今田野未盡闢
閭閻之間蓄積尚寡抑亦長民之吏訓督之未至古者
循吏或出入阡陌勞勸民桒課民樹藝悉有程品用是
戸口蕃滋獄訟衰息今郡守縣令所以助朕致理何独
不然及兹春首播殖之時其各勉盡率土之方使無遺
利農民亦宜深念再脫兵火之厄泰然更生勿事懶惰
竭力畎畝務遂生生之業以養父母以育妻子臻于福
壽不亦善乎布告天下咸使知之稱朕敦本務農之意
毋忽朕命故此詔示想宜知悉

偽齊牒官冊修什一稅法

刪修官尚書右司員外郎　許　伯　通
尚書戸部郎中兼權侍郎兼權給事　馮　長　寧
尚書省准内降付下朝請大夫尚書戸部郎中兼權侍
郎權給事中臣馮長寧等劄子奏臣等准尚書省劄子
奉　聖旨刪修什一稅法今檢照前後指揮削去繁冗

不然下

類成條式共三十一件并隨法申明二十二件竊謂夏
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
什一也龍子謂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貢貢者校數歲之
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
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以此見三代皆行什
一之法又無若助之善者周之亂法已不秦漢而下隨
時更変其間雖或輕于什一而取税然更賦之類其目
亦繁弊亦随生所以仲長統極言其陋今通肥磽之率

計稼穡之入斛取一斗未為甚多一歲之間有數年之
儲不循古法規為輕税及一方有警一面被災坐視戰
士之蔬食痛望餓殍之滿道如之何為君行此政也惟
唐祖庸調法號為近古貞觀之際行之甚備其後稍紛
更之卒変其法總無名之賦立為定規名曰兩税陸贄
嘗言兩税新制耗竭編甿日月滋甚當時行之未久而
其弊已如此迨宋之季世遂為民之大蠹權要豪右之
家交通用縣欺侮愚弱恃其高貲擇利兼并售去膏腴

減落稅數至有入其田宅而不承其稅者貧民下戶急
於貿易俛首聽之間有陳詞官吏附勢不能推割至有
田產已盡而稅籍猶在者監錮拘囚至于賣妻鬻子死
徙而後已官司攤逃戶之賦則牽連邑里處使代輸無
有窮已折變之法小估大折名曰寔直巧詐欺民十倍
掊取舍其所有取其所無至于檢災之蠲放分數方田
之高下土色不公不寔率皆大姓享其利而小民被其
害暴君汙吏貪虐相資誅求百出朝行寬恤之詔夕下

割剝之令元元窮蹙群起為盜滅亡之由可為龜鏡昔
魯哀以年饑二猶不足問孔子之高弟有若有若對以
盍徹乎又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則見什一乃足百姓之
法不可以加重也自白圭欲二十而取之孟子對以子
之道貉道也又曰欲輕之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則見
什一乃堯舜之道不可以加輕也自古在上能行治民
之道者無若堯舜夏殷周能知治民之道者無若孔孟
之徒其所行所言皆如此則後有天下國家以安養生

拯

壺為意者其可忽諸春秋公羊傳曰什一者天下之中
正什一行而頌聲作豈傷其法廢而不復故諄諄言之
以示後世矣恭惟　陛下受天明命拯民于塗炭之中
慈儉為寶勤勞庶務革貪饕為循良化呻吟為謳歌爰
自節制諸路深鑑前弊而欲盡革之乃酌古先帝王聖
賢所行所言為什一之税多寡升降官不定籍惟據民
戶所供歲入之實數自供若能實他弊無緣生田不并
而兵助法同貫于夏后氏之貢遠矣所以張太平之紀

綱立聖化之基址行之數年稍得法意者公私兼利独
權要豪右不逞之徒病其不能容奸因州縣奉行間有
乖方或煩苛賦裂致百姓之疑惑厭苦者乘之肆為浮
言力圖阻壞按周制田不耕宅不毛民無職事者罰以
里布屋粟夫家之征今法請佃官田兩料之後有虛占
不耕妨人請佃者令比附輸税議者乃非之以為太刻
按律應輸課税及入官之物而回避詐匿不輸計所虧
准盜論歷代行之未嘗增損今法隱税者准盜斷罪議

令

役

昔乃非之云所隱係已物豈可為盗紛〻藉〻類此者多扇惑衆聽惟冀幸衆情之不安因之得以揺動成法況自昔有税惟今之税尤合楽輸蓋國家既無池臺苑囿楼観之役又無聲色玩好宴游之侈外無佛寺道宮之修営内無嬖人幸臣之賜予惟是禄官吏者所以為民圖治安養軍兵武人置鞍馬甲器者所以為民平禍乱完城池樓櫓者惟要綫亟保民備河防邊郡者惟恐倉卒害民凡民所輸之税一粒一錢一絲一縷更無妄

吏

用盡是還以為民〻能知此豈忍有隱豈復為罵〻議所惑伏望　聖慈特降睿旨付所司鏤板行下杜絶浮言戒勅官吏示以行法之意必堅必信庶幾斯民咸受實恵取進止奉

聖旨依牒請恭依

聖旨指揮施行故牒阜昌四年五月十五日牒

奉朝郎兵部侍郎兼權尚書右丞李　鄴

奉議郎中書舎人直学士院兼權門下侍郎尚書

右丞　　　　　范　恭

承議郎戶部尚書右丞相　　昂

皇子兵馬諸路大總管尚書左丞相梁國公

偽齊詔諭士民牓

尚書兵部承尚書省劄子已奉　聖旨差官前去諸路
宣導朝廷所有政事令節次歸附人等供說江南乱法
不道之事理宜令民庶通知今聞說如后契勘亡宋之
君奢靡昏迷獲罪于天盗賊徧起于天下兵火相継者
累年流毒下民自古以已强壯横死于干戈老弱凍餒
于溝壑婦女多遭于駈虜至今士庶之家父母妻子兄
弟骨肉少有得全本原皆自亡宋之不道凡有知識寧
不痛心幸頼皇天悔禍哀憫生靈保佑聖朝兵人更始
洪惟主上即位以来宵衣旰食焦労圖治務農重穀核
實去華念遺黎之未蘇則慎擇守令之官欲下情之畢
通則延納艸野之言明慎賞罰勤恤鰥寡昔日强暴為
伏節死義之臣昔日貪汚為守法奉公之吏累年以来

宗

逃

公私稍足内外康寧此主上至誠懇惻力行不倦故于
大乱之餘虚立太平之基夫以亡宋流毒于天下之如
彼而聖朝撫養補完之如此天意人心將安所帰今者
亡宋遺孽 康王殊不念宗廟陵寝亦不恤中原萬民
脱身委棄而去任自禍乱遠逭江南苟樂一身法令愈
乱奢靡更甚致使彼方之民猶未免于塗炭不住據江
南逃来帰附聖朝官吏軍民前後供説江南失道之事
不可勝擧今畧陳數端康王以前 傚効宣和間所有寵

兵將妾

鵓鴿

任内官馮遇薬等令恣受賄賂官員受差遣者往々尋
買妾并鵪鶉鵓鴿之類兵馮遇薬等應奉 康王使得
好差遣餘文武官到臺部受遣者亦盡用賄賂如監當
見闕有用錢千貫求得者若近上差遣須是宰相内官
及神武五軍闕節即得惟遣曲遠小處闕方始可受及
至到任又往々為諸路鎮撫安撫辟差了門下人不令
放上給公據還部至有傾賣妻女質當誥勅為路費帰
者彼方有市語云斗量珠便饒圖五千處直秘閣二千

貫且通判是致官員到任無不擾民誅求州縣之官每
有科率北元降之数必大科一倍以上入在已皆要有
餘賄賂之偺百姓當保正者要當之戶被州縣取索無
数以至破家要不當者須出錢数百千方始免得又諸
軍已有官或曾有戰功人年老揀停更無養老請給致
使折柴自賣頓身求乞其立戰軍功人有官至正使者
依舊執長行身役江南官員困辱有至如此將人戶田
產并諸雜物以至農具之数紐作錢数今來認所降和

算

買絹及数上戶每物力二十三貫著絹一疋下戶每物
力三十七貫著絹一疋並以金銀官告度牒高擡價直
折等文攢造民鄉坊郭丁簿帳每一丁催納絹一丈綿
一兩遇閑年人丁数目有陞降據元認定数目加減數
催係于應減人丁工科又攢造人戶所有水田每二小
畝納税每畝依舊例納税外別定税錢四文塩錢一文
每歲冥八百五十文催絹一疋又税戶滿四十貫税錢
者當戰船一隻倍費一二千貫文官中和買和糴料率

之外更以借貸為名粮格斛斗不嘗告訴貧乏須是納
足近傳到江南狀之張九成策陳斂人戶民種類聞大
秋苗之外又有苗頭謂方得苗佚科納苗頭斛斗苗頭未已又行折
八謂人戶合稻子一斗令人折納細米八斗折八未已又曰大姓謂科率大姓之家也
大姓竭矣又曰譴實謂豪富之家本是殷彼方避諱作譴譴實虛矣又曰
均敷巧作名目多方率斂民不堪命日以困窮江南刻
剥下民至有如此去處並放稅五年赦書尚張掛官中
已催人戶要納稅斛即赦並無實言又江南塩每歲須

改法三兩次每賣出鈔多即後法或作六分新鈔或作
四分新鈔或全用新鈔或一袋新鈔行一袋舊鈔每以
改法一袋塩不下添三五貫其客旅相遇皆言遭遇此
叔代莫不怨恨又緣軍粮不足于人戶名下貸借隔年
稅賦方借稅時稱候來年將本戶合納稅數尅納及至
納稅之時官司吏不理已數借目並要全納又于河渡
酒坊入戶處借貸置名課利見錢至合納時亦不肯准
折江南曾有指揮下淮南令諸處人戶歸業或請佃地

土放年十二税夫役有新帰業人光山縣李温逐日被光山縣勾出打竹自早至晩方回有帰附者曽見李温言我在馬攔橋性閑江南放十年税賦我等十家同來得兩日被縣道連日役使十家已走三家内七家餓死一箇元來南宋止是脱空江南常給降度牒令逐路科配人戸須令收買充作糴本銭毎道度牒民間不下陪銭百餘貫文又有宣諭制置司等處一面行下州縣于人戸和糴不由不納納足並不支價銭止折度牒兵人毎道折銭三百貫街市只賣得七十貫文岳飛一行軍馬飯食並是江南筠袁虔吉江洪六州應付官軍中闕粮各于民間探借了税賦軍到湖南又于民間戸下應有地土毎畝先令納了田畝銭二百文民甚難又江浙之民往往以舟船為生被諸縣拘籍有船為船戸以備漕運又船載官員並係船戸自備船費應副科差民間有船為害又令蘓秀等州人戸轉般斛斟往楚州送納民戸請處一石只得八九斗至納處須石一二斗方可

納得往往典賣家業陪填了當不得又州縣屯兵之處
市民做經紀不得盡破軍人做了邊塞之民田土園圃
屋舍皆被軍人奪占及有指揮要于江北上戶并牛具
過江南擾害下民至有如此又諸將下前後亡失軍人
多更不開落所亡失人例皆強虜百姓刺面充軍以補
填舊數有來投訴之人將不但言不知而諸軍寔受主
將之意所敢如此又諸將下使臣効用軍兵恃軍勢欺
凌百姓強取物貨官司畏憚不敢入屯軍處州城內買

賣又諸將等屯軍處斛見錢便罷行夕今見任官並以
見錢依市價買物更無取要擾害汴京舊有免行錢外
路難以独無因而便行諸路量出見錢指定專充收買
戰馬耕牛為保民之計即無非理之用民間雖出行錢
比之已前官司凌辱百端耗費無有了期豈不輕省靜
辦安穩主上罷雷行之意乃是如此亡宋時多橫兵大
役如開三山大河修萬歲兩橋調發着十餘路破產者
千萬家又如妄圖燕山一路誘開拓封疆起大科歛連

耳疑年
軍

耳不休天下彼害又倍于前修建營繕般運樹石無益
等役不可勝數今朝廷除單期何防危急理須遂急差
發尚令酌量民力必令可以應辦其餘依條合差夫役
並于農隙十月一日以後正月終以前蓋謂恐妨民農
務乞宋科買無益之物如羊毛銅錫藥物綾羅之類不
輟有之盡科在保正令民戶均納其價銀不支今主上
以創業之初須措置安保生靈為急中間樓櫓及挍木
曹行科買些小即能支還價錢餘合買之物行下諸路
正以一色見錢收買不得科于民間或有州縣官奉行
乖誤科于齒下者即皆斷遣蓋謂恐民戶陪費昨為海
島河灘時有盜賊結聚瀕水州縣之民大被其害若非
舟楫無以勦捕及江浙亂地時時妄有扇惑恐動已安
之民亦須舟楫平定朝廷遂行在京即折毀宮殿梁柱
在外即沿流千里除桑柘果實墳營林木外採斫甚用
木植造船有主者交給合直價錢仍不得差顧元主斫
伐般運所役人匠合日支口食外更支贍家錢糧舟楫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役

既備内外賊患可除即民間久遠可得安居今來造船之意乃是如此昨緣大兵火之後物貨難以通行民間交易不便特置平準交易務于諸路使在市難以買賣者得以赴官収買亦令商販以通物貨所買所賣並無擾止是有益于民所収之息並無止濟為民之用止助國之經費 下免横斂于民今置回易之意大是如此亡宋屢変錢法既累失信錢難行使乃以重法禁民不得不収致有閉 下居肆累日彌月不能買賣者又屢変塩法每賣出鈔多即至指揮不用要令別置至有令府已般在外塩貨投于溝河者是廣蓄積之家多物貨之客時用錢法所誤有至傾然窮之至有忿恨自盡而死者今朝于錢塩之法一定縦或随時利害小有增損亦須令公私兩便無前日改作変更以誤民族之事亡宋委任閹官稱王稱相節使承宣莫知其數内外催除差官職皆出其手是以郡守縣令專務誅求要為交結所至惟捜尋珍奇之物或時新口味上以應奉次以為賄賂

離

下民易欺暗受其獘今主上並不用閹官不惟减厚禄以省生靈脂膏且使一官一職並無文結賄賂多得于守令之官以公選除授之始丁寧誡訓唯要安民勸督農桑依公行税法纂法不得縱吏擾民不得私意害民能奉承者以課績旌賞有違犯者案效行遣擧此數頃主上為民之意可見其餘凡出一命令行一政事即無不為民者若不如此何以數年之間得脱極乱之苦有此安泰之樂前日盗賊兵火殺虜雖散無所告訴因誰

子保当心
子孫

救之使如此民間合知今日生業可安堅家可保官司可依因誰救之使如此民間合知既能知此即合知恩知幸須合互相勸勉互相告戒不可萌心為非不可妄言鼓唱竭力為主盡心為善上以副主上切切憂民之心下以期傳子孫永享太平之福其聽之毋忽

昌平坂學問所
享和癸亥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